



大众文艺讲堂

张仲宇题

大众文艺讲堂是由山东省委宣传部、省文化厅、省文联、省作协主办的大型系列公益讲座,每周邀请一位省内文艺界专家举办讲座。6月28日,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马瑞芳做客大众文艺讲堂,与大家一起分享“《红楼梦》的艺术世界”。

投稿邮箱:www.85193207@126.com

马瑞芳:《红楼梦》的艺术世界

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在《中国古代小说论集》里说,有哪部中国短篇小说能和世界名著抗衡?毫无疑问——《红楼梦》。

《红楼梦》是长篇小说里的“莎士比亚”。莎士比亚几十部戏剧,创造了400多个令人过目不忘的人物。曹雪芹一部没完成的《红楼梦》仅仅前八十回,也创造了400多个活灵活现、令人过目不忘的人物。而且在莎士比亚戏剧当中,一些次要人物,比如仆人、丫鬟,往往这个和那个分不开,但是《红楼梦》,不管是仆人、管家、丫鬟,都各一面。

《红楼梦》把人情小说发展到极致,小说家在小说里面如何出现?中国古代的小说家最常见采用的方法是第三人称,上帝的万能的眼睛。另一个写法是第一人称“我”。《红楼梦》不一样,石破天惊地采用“石头叙事”。小说一开始就创造个神话,女娲补天炼了36501块石头,36500块石头全都补到天上了,剩下了一块没用,丢在青埂峰下。不能补天是个什么概念?不是主流意识形态容纳,是这个社会的逆子。其实这块石头就是曹雪芹。脂砚斋曾说“不能补天是雪芹一生悔恨”。一僧一道把这块石头变成通灵宝玉,随着贾宝玉来到人间,像摄像机一样记录贾宝玉的故事,所以《红楼梦》又叫《石头记》。这样的写法是曹雪芹对长篇小说叙事艺术的伟大贡献。

宝黛爱情是思想相通、志趣相同的“三世情”

古代小说写男女爱情往往写一见钟情,《红楼梦》不同。它写三世情,写思想相通、志趣相同的爱情。林黛玉的前身是绛珠仙草,绛珠仙子,贾宝玉前身是对绛珠仙草有浇灌之恩的神瑛侍者。林黛玉下凡是为了把一生眼泪还给贾宝玉。“还泪说”也是曹雪芹创造的独一无二的模式。宝黛恋爱有时是甜蜜的,但经常是酸涩的,不断互相试探。宝黛桃花树下读《西厢》,贾宝玉趁机对林黛玉来了段表白:好妹妹,你就是那个倾国倾城的貌,我就是那个多愁多病的身。这叫准爱情表白,我就是张生,你就是崔莺莺,咱俩是一对。林黛玉本来最不希望贾宝玉心里有别人,他现在心里面表示跟你是一对,你应该很高兴才对。但是贾宝玉一表白,林黛玉立即翻脸,脸通红,要告诉舅舅去,林黛玉不是装腔作势?这要看林黛玉受的教育,是非礼勿言、非礼勿动的封建淑女教育,林黛玉都没有崔莺莺和杜丽娘的觉悟,她受的封建教育太深了。

贾宝玉和林黛玉爱情的实质是贾宝



玉人生道路的选择。他母亲和贵妃姐姐根据家族需要,给他安排金玉良缘。薛宝钗,富商之女,淑女典范。贾宝玉如果选她,是走一条封建家长安排的人生道路。追求林黛玉是另外一条人生道路。林黛玉生活的环境是什么?潇湘馆,大观园里最清静、凤凰居住的地方。凤凰对生存条件要求特别苛刻,不是梧桐树不会落脚,不是纯净的泉水,它不喝,不是竹子最嫩的尖不吃,它太纯净天然了。整个大观园,谁的房子底下有清泉水流过?谁的房子周围全是竹子?林黛玉。她在大观园做诗意的栖居。贾宝玉的爱情选择就是人生道路的选择,贾宝玉和林黛玉要的是自由、独立、人格。在人生道路上,只有宝黛是相通的,意趣共同的。

贾宝玉是贾府的不肖子弟,“古今不肖无双”,思想上和家族背道而驰。社会要求男孩子读书做官,贾宝玉不愿意读圣贤书,不愿意和利欲熏心的贾雨村来往。社会讲究男尊女卑,贾宝玉说男人是泥做的骨肉,女儿是水做的骨肉,我见了男人便觉得浊臭逼人,见了女儿就清爽。贾宝玉对十二金钗那都是香花供养。

凤姐理家是《红楼梦》两条线索之一

宝黛爱情是《红楼梦》两条线索之一,另外一条重要线索是凤姐理家。凤姐理家写一个家族的败落,而这个大家族败落是以曹家作为原型。但是《红楼梦》不是曹雪芹的家史,更不是清朝的秘史。

王熙凤何许人?《红楼梦》的核心人物之一。很多红学家认为,《红楼梦》男主角是贾宝玉,女主角是林黛玉和薛宝钗。我认为《红楼梦》是两个核心人物,贾宝玉和王熙凤。如果上电脑统计,王熙凤的文字

绝对超过林黛玉、薛宝钗。她一方面承担着家族衰落的使命,另一方面她也是爱情女主角,这是我和很多红学家观点不一样的地方。

为什么说王熙凤承担家族衰落?秦可卿临死之前托梦王熙凤,说出了整个《红楼梦》里面对王熙凤最高评价的一句话,“婶婶,你是脂粉队里的英雄,那些束发戴冠的男子都不如你”。秦可卿一死,王熙凤协理宁国府。曹雪芹给她写了两句诗“金紫万千谁治国,群权一二可齐家”。秦可卿和公爹扒灰死了,尤氏摆挑子,没人管家了,宁国府乱套了,请王熙凤来。几天工夫,王熙凤采取“包干到人”,奖罚分明,把宁国府搞得井井有条。

王熙凤也是爱情的女主角,她是在不合理的一夫一妻多妾制的宗法制度下,要求丈夫对自己专一,是理想主义者。王熙凤一开始和贾琏的夫妻关系是很温馨的,两个人青梅竹马,结婚后感情很融洽,逐渐不融洽,就是因为贾琏在实行男权。王熙凤生日的时候,贾琏和鲍二家的偷情。王熙凤一场大闹,结果凤姐泼醋满盘输,贾母亲自出来主持“公道”,教训王熙凤不要吃醋。王熙凤还要向平儿赔礼,王熙凤怎么办?她聪明极了,再出来类似的事儿,完全换了一副嘴脸,这就是尤二姐之死。曹雪芹说王熙凤是“机关算尽太聪明,反算了卿卿性命”。王熙凤最后的结局是被休,这是曹雪芹原来的“哭向金陵事更哀”。

《红楼梦》是长篇小说,又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结晶,你在里面能看到建筑学,大观园是怎么建成的,你能看到美食,你能看到中国古代哲学,庄子怎么影响这些人,你能看到中国古代的诗、词、文、赋、诔。特别是一开始,曹雪芹用自创的南曲给每一个裙钗定个命运。《红楼梦》是一部伟大的长篇小说,它又是一部“文备众体”的小说,是中国文化的象征。有位著名红学家说过一句似乎是比较过分的话,扬州国际红学会闭幕式上,蒋和森先生说过这样的话,他说中国可以没有万里长城,不可以没有《红楼梦》。似乎很夸大。但是你想想,如果我们现在,凡有空气的地方大概就有华人了,在这个地球上,华人想祖国了,你能到长城上挖一块砖带着吗?不行。但是你可以在自己的挎兜里边带本《红楼梦》,甭管走到哪儿,你走到阿尔卑斯山,走到现在搞世界杯的亚马逊雨林也好,在那儿边,打开《红楼梦》就看,中国文化扑面而来,这是中国文化的精粹、中国文化的代表,我建议大家好好地看看我们的不朽名著《红楼梦》。

读懂母亲的脆弱

听到这里,我内心的愧疚感排山倒海般涌来——我光想着找什么名医或者药方让妈妈尽快康复,光想着多写文章赚稿费让妈妈有良好的医治条件,到头来却忽略了她的内心需求,实在太不应该了。

接下来,我克制情绪,暂停写作。见身体恢复得较慢,母亲着急上火,怀疑治疗不对症,我很耐心地宽慰她说,“病得在身上,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,康复要有一个过程,慢慢来。如果急能治好病,咱一块儿急,你说能管用吗?”母亲不住地点头,显然是明白这个道理。眼看到了复诊的日子,她说什么也不去,我知道她是心疼花钱多。苦口婆心做了几次思想工作,她仍然不去,我急得团团转。

后来,我想起一文友说过的事情。他的母亲没有工作,节俭惯了,平时生病买点药吃,坚决不去医院,后来查出患上癌症,住院期间花了好几万,庆幸的是手术之后没有大碍,劫后余生他的母亲感慨万千。我把这些讲给母亲听,最后说道,“你治好了能够照顾我,我是有妈的孩子,如果你病倒了,我会掉在地上没人管,写再多的文章也没有意义!哪怕是为了我,你也要配合治疗,好吗?”母亲的眼睛湿了,我强抑感情,没有哭出来。

第二天一大早,母亲去复诊。治疗的这段日子,我停下手头的写作陪着母亲。我发现,她的需求很少

很少,只是渴望我能够积极地回应她,和她多说说,为她打打气;我发现,她说话的时候,眼睛总是盯着我的脸,谨小慎微的样子。在她那里,我的说话语气和态度原来是那么重要。在她心中,我是她最好的药啊!

经过四个多月治疗,母亲的病情大有好转,我欣慰不已。那天外出,母亲走在前面,朋友用轮椅推着我在后面,看着她那瘦弱矮小的背影,我突然觉得很陌生,鼻腔里一阵酸涩。我暗自下定决心,今后要多陪母亲,保证她不孤单,不再让她一个人独自面对脆弱。

母亲这次生病,我悟出两个道理:尽孝人人都会,但是方法不当,无视父母的心灵需求,会弄巧成拙;父母老去,他们最需要的是生活上的丰裕,不是花不完的钱和吃不完的营养品,而是儿女们细心而持久的陪伴,懂得他们的脆弱,给予他们足够的情感支持。

该征文截止日期推延至9月30日,欢迎继续投稿。

征文投稿邮箱:qlwbxiaoxin@163.com



经常有人问我,最近喝什么茶了,或者你平时都是喝什么茶,大概是看到了我的一些茶文章,把喝茶与写文章搅和在了一起。很多人受李白斗酒诗百篇的误导,认为文人不喝酒、不抽烟、不喝茶,就写不出好文章。以本人而言,家父在二十年前就经过研究,将自己的小儿子定性为“酒后狂妄型”,也有朋友给我一个“酒后无德”的评语。吾等类人,酒后是万不可动笔写文章的,否则后患无穷,比吐酒的滋味难受。

我是坚决反对抽烟的,尤其在公共场合抽烟,那应该定性为全民公敌,尽管消灭不了你,但会敌视你。我甚至想,那些所谓的抽烟写文章的人,其实是拿着烟装模作样而已。文思如泉涌,才高八斗,下笔如有神,哪还用得着什么烟?

至于茶,也就这几年才刚刚入门,知道了一些茶的品种,攒了几把真真假假的紫砂壶,还有茶罐,将良莠不齐的茶叶装入其中,装个门面。倒是读了几本写茶的书,慢慢体味人家说的那些茶事,还真的受益匪浅。在民间,喝茶既是一种待客的方式,也有解渴的实际功能。我们会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,家里来客人了,主人会说,下茶喝吧,客人就会客气地推辞一下:不害渴。这样的对话既是一种修养,也是对喝茶的一种认识,潜在的意念是渴了才会喝茶,那就是相当于把喝茶当做喝水,就是为了解渴止渴。

当然这也是一种待客艺术,我的老家地处潍县就是现今山东潍坊市的东南方的乡下,《潍县志》和《潍县乡土志》都有记载,称之为潍县东南乡东王松村。过去,

【问茶齐鲁之三十五】

事茶者之山水意境

□许志杰

乡下人进城不是一件小事,来回在路上走的时间比在城里待的时间还长。但是,回到村里那就是开口闭口人家潍县城里的人如何如何,至少讲三年。有一位特别能发现问题的人,总结了城里人的好处和坏处。好处是不用到地里干活,坏处是不实在。他举例,城里人见面后打招呼:老刘问,老李吃了没,老李答还没呢,老刘接着来一句我刚吃了,如果老李说吃了,老刘就回没吃的话就到我吃。实际推来挡去都是一些客套话,喝茶也是这样,你说不渴,他就说,过会儿渴了过来我下茶喝。你说渴了,他就会说,等孩子他娘回来烧水咱下茶,也是推来挡去地客气一番。那时候,大家的日子过得都是紧巴巴的,吃饭喝茶不是一件说到做到的事。这个故事是说,老潍县城里的人懂礼数,善应酬,街坊邻居的见面如此这般地调侃几句,使人倍感亲近。

现在完全不同,吃饭喝茶不在话下。无论到茶叶市场,还是到茶叶博览会,或者被导游引进所谓的茶叶品鉴会场,坐下慢慢喝茶,品品滋味、聊聊茶品,都是十分随意的事。有一年到武夷山旅行,晚上本来说好去转转山色,结果被出租车司机忽悠到了一个种茶炒茶的人家。主人热情招客,喝遍了武夷山各种好茶,最后大家也是大包小包地满载而归。过了一段时间,还是这帮人又凑在了一起,说起武夷山买的茶大呼上当,当时喝的茶与买回的茶天壤之别,简直无法下咽。后来,他们编了一个旅游景区的顺口溜,其中就有到海南不能背媳妇,到武夷山不能到家里先品后买大红袍金骏眉。记住这些训诫,我到景区或者茶馆,一般不动人家送上的茶杯茶碗,生怕喝了人家的茶嘴软。可是,诱惑不得了,今年年初到某省看古建筑,因为古建筑对我的震撼,爱屋及乌,也爱上了在古建筑里面摆着的红茶。结果不言而喻,当时津津有味品尝过的红茶,回到家里就不是那个味道了。所谓自家的茶园,二姐夫炒制,主要是自己家人喝,看你喜欢就卖给你一点,卖给我们就没得喝了,这些听上去很实在的话,从一脸厚道的人的嘴里憋屈屈地冒出来,很有感染力。其实,他们每天不知说多少遍,当然,也不知有多少人信以为真,不一定受骗耳朵根子的确有点软。这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职业,说起来也不该怪罪什么。

明代的陈继儒曾经为喝茶下这样的定义:“品茶,一人得神,二人得趣,三人得味”。一个人喝茶的时候,就慢慢喝,仔细品,把茶味滋润到心里,喝出精气神。两个人在一起喝茶,就可边喝边聊,品茶论茶,纵论身边大小事,两人兴趣相投,其乐无穷。三个人喝茶就是以味相投,要有对茶的认同,还要有“臭味相投”的习性、脾气、爱好,认知。在闹哄哄的景区,在连忽加悠的氛围之中,买点味道不纯的茶叶回家也是正常的。我的观点就是,人到哪里就喝那里的茶。到六安就喝瓜片,曾是中国十大名茶,到泰山就喝女儿茶,到莱芜就品这里的传统名茶干烘。平日里,你坚持喝什么那才是你的爱好。与事茶达人高建华聊天,谈及烟酒茶,他说,烟不抽,茶必喝,每天喝,上午喝下午喝,酒两三天要喝一点。此论与我相投,所以,那天我们从中午开始喝酒,直到看着太阳西去。席间,高建华说今年是“南茶北引”五十年,他正在筹办一个纪念活动。我给出一个建议,在圣谷山茶场建一座纪念碑,把这件惠及众民的大好事告诉后人……

宋徽宗在《大观茶论》中有言:“韵高致静,致清道和”。事茶者之山水意境,在忘我的境界中无论做茶、喝茶、写茶,都会超然于茶。



【空巢里的孝心故事】

□钟倩

今年过年,还没出正月,母亲的右腿疼得不能下地走路了,我坐在轮椅上整天码字,生活起居都是母亲照顾,面对这个突然状况我束手无策。找亲友带她去医院,医生说她是长期劳累导致腰椎间盘突出压迫坐骨神经,再严重些要手术。母亲一向很泼辣,可这次得病后她好像换了个人,脆弱得像个孩子。白天打吊瓶,扎小针,她不住地喊疼;晚上睡觉,传来她疼痛的呻吟声,长一声,短一声的,“妈啊,别让我疼!我疼怕了!”我听得心里一阵紧一阵松的,说不上来的滋味。

经过治疗,母亲的病情没有多大改善,疼痛反反复复,她泄气地说,“花了好几千块钱还治不好!我不治了!”她情绪不稳,吃不进饭,我心神不宁,写作也乱了套。上网查询治疗常识,四处打听各种疗法,恨不能让她一下子好起来。她急,我比她还急,让她锻炼走走,她没走几步便停下来,嘴里嘟囔着说“怕摔着”。我忍不住大发脾气,大声地说,“你不能坚强点吗?咬牙坚持一下!”说完,我立马后悔,可遇到她抹泪软弱的时候,我还是这样“犯错”,那种复杂的情绪使我欲罢不能。

朋友告诉我,她的母亲也是这种病,吃药打针只是一方面,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好心情。父母得病后心都会空下来,失去重心,这个时候他们最需要儿女的支撑。“你照顾不了她没关系,但应多给她一些安慰,她很需要的。”